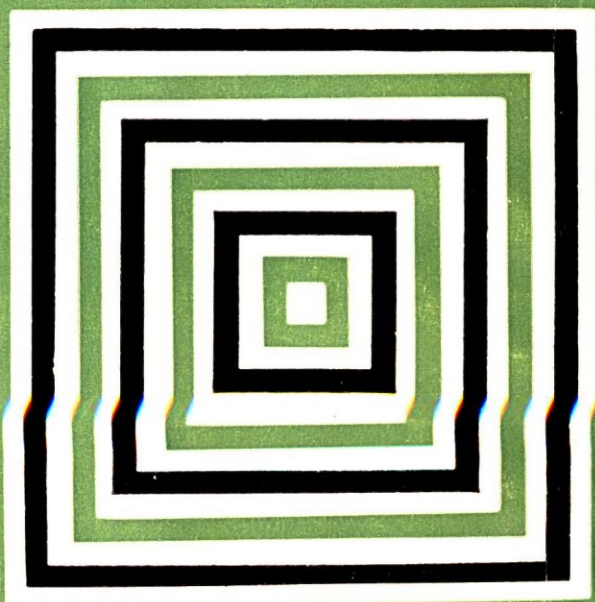


舊遊雜憶



著邁之陳 一十六之書叢學文記傳

舊
遊
雜
憶

陳之邁

傳記文學叢書之六十一

舊
遊
雜
憶

傳記文學叢書之六十一（係有版權翻印必究）

舊遊雜憶

定價新臺幣五十元

著者：陳 之 邁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八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一日初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

新學社

自序

前些時我寫了一系列短篇文字，紀述四十多年前我一次歐亞旅行的觀感，在「傳記文學」連續發表。在近四十多年中，我到過歐亞各地不知多少次，最近六年並且常駐羅馬。但是最有興趣的仍然是學生時代的那一次旅行，沒有公務在身，既無定期國際會議須要參加，亦無顯貴須要向其作禮貌拜訪，孑然一身，獨來獨往，提着一口皮箱，愛到那裡便到那裡，真是逍遙自在！

這幾篇文字發表之後，萬想不到引起了許多讀者的興趣，紛紛來信表示讚許，或則希望我以後多寫這類文字，或則提議將這幾篇文字彙刊成書，以廣流傳，最可感的是一位知名之士，用「一個小市民」的名義指出有關德國部分的一個地理上的錯誤。

「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兄有意將這幾篇文字彙刊成書，稱爲「舊遊雜憶」，敝帚自珍，我欣然同意。我最大的希望是這本小書能供讀者一些臥遊之樂，祇此而已。

舊遊雜憶 目錄

倫敦印象記	一
巴黎印象記	二三
法國印象派繪畫	五一
德國印象記	七三
西南歐洲印象記	八九
從北非到上海	一〇一

倫敦印象記

一九三三年，我的遊美學業結束，清華大學發給一份回國川資，論文也得了一筆稿費，於是決定取道歐洲返國，以廣見聞，該是一次愉快而有益的旅行。

是年夏初，我從紐約搭乘德國「北德萊公司」(Norddeutscher Lloyd)郵船「布勒門」("Br-emen")號先到英倫。這艘郵船是當時橫渡大西洋的郵船中最大的一艘，只有同一公司所屬的「歐羅巴」("Europa")號堪與媲美。我買的是學生艙位，票價低廉，設備則遠在其他郵船之上。學生艙裏約有八百人，都是赴歐洲觀光考察的美國學生，到「舊世界」去吸收文化，船上只有我是東方人。德國郵船一切都是德國式的，伙食自然是純粹德國菜肴，有該國最通行的白水煮豬蹄，佐以酸白菜，乳酪，並飲黑啤酒，別有一番風味，情調和美國迥不相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橫渡大西洋。碧海蒼天，汪洋萬頃，波濤起伏，一望無涯，使人驚嘆造化的偉大與雄奇。此後我橫渡大西洋許多次，都是乘飛機的

。機艙之內很難得見到海洋的真面目，只是一片茫茫雲海，幾個小時便抵達了，反而覺得索然無味。

船行五天便到了英倫的南安普吞 (Southampton)，當即轉乘火車，到了我久已嚮往的倫敦。我在學校裏修讀過英國史，倫敦許多景物都在書本和圖片中見過了，親臨其境自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我認為旅行之前，如果先看些書籍，對於目的地先有概括的觀念，認識幾個地名人名，略知其歷史背景，則遊興自會倍增。若果長途跋涉，不遠千里來到一個名勝遊覽，而事前全無準備，臨時聽人解說，固然亦能有所獲，終歸是有其限度的。連走馬看花也說不上，便太可惜了。

但是在我的經驗中，國人漫遊歐美，到了凡爾賽而未聽說過路易第十四世，到了梵諦岡而不知聖彼得是誰，亦儘有其人。我半生住在海外，帶領國人遊覽當地名勝古跡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若果來遊者對於當地馳名世界的名勝古跡，茫無所知，須由我作最淺近的講解，則是天下最苦的差事，而我費了許多心思和唇舌，對方似懂非懂，尤其使我不安。有的朋友誇獎我講解得好，甚至於拿出小本子來作筆記，在遊記中將我帶上一筆，則更使我媿汗，因為我所講的都是最基本的常識，任何觀光手冊都說得比我詳明，既然遠渡重洋前來遊覽，何不先買一本來看看呢？

這次我初到倫敦，事前曾和一位英國官員卡爾 (Cecil T. Carr) 先生通信，贈送他一本我的論

文。我的論文是講英國「委任立法」的，卡爾先生正是在英國國會主管「委任立法」的官員，且有專門著作問世，我的論文中曾多處徵引。我到倫敦後即與他聯絡，約定到他的辦公室相談，彼此既屬同行，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卡爾先生是一位中下級公務員，「爲英皇陛下服務」，忠誠幹練，奉公守法，談吐之間，對英國典章制度有無比的驕傲。以我這樣一位中國青年，在大學裏研究英國政治制度，又前來作實地考察，他絲毫不感覺驚奇。英國是老牌民主國家，大英帝國屬地遍佈全球。「英國國旗飄揚之處永無落日」，英倫無疑的是名副其實的「上國」，外國人研究英國的典章制度，到英國來觀光，正是力爭上游應有之義，理所當然。他身爲英國臣民，爲外國人講解，也是應盡的責任。我聽他侃侃而談，不禁想到，倘若我生在漢唐盛世，有外國人前來觀光，我的心情料必是差不多的。

英國國會大廈原爲皇宮，位於倫敦韋斯敏斯德（Westminster）區，故稱韋斯敏斯德宮（Palace of Westminster）。四百多年前，皇室遷出了，這裏便專作貴族院（House of Lords）和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集會之用，合稱國會（Parliament）。一八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這座大廈燒掉，全部化爲灰燼。英國政府當即公開徵求重建的設計，結果是建築家貝利爵士（Sir Charles Barry）的圖樣中選，隨即開始重建工程，歷時十二載大部完成。這座大廈的式樣基本上仿效中古時

期北歐各地的哥德式建築，惟在結構上比較保守，各部分均稱整齊，既無哥德式縱橫飛舞的拱壁，亦無直冲雲霄的瘦長尖塔，故被稱為「英國哥德式」(English Gothic)，為哥德式的一種修正，到也莊嚴壯偉。大廈之旁立一鐘樓，時鐘每隔十五分鐘即敲響一次，其聲鏗鏘而沉重，深合溫柔敦厚之旨。這座時鐘為倫敦市的一項重要標識，鐘聲經常以無線電廣播全球。

英國國會有「國會之母」("Mother of Parliament")之美稱，因為許多國家實行民選代議制度均以英國國會為楷範，尤其是其所採用的立法程序幾為各國所通用。卡爾先生帶領我到國會各部分參觀，指出國會開會時，首相坐在那裏，反對黨領袖坐在那裏，又領我到普通遊人所不能到的地方，包括議員的更衣室、休息室等等。他對於國會的掌故，如數家珍，使我對於英國的民選代議制度，增加了知識，聽他娓娓講來，有如坐春風之感。尤其是我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地窖裏消磨了一年多時間，所讀的是英國國會的議事記錄，我的論文裏引用了國會議員辯論時的發言，每一個字都是在這個議場上說出的，而我現在則到了會場裏，身歷其境，特別感覺得親切。英國人自詡他們的典章制度都是從實際運用演變出來的；英國實行憲政而並沒有成文憲法，所謂英國憲法只是「智慧和偶然際會的產兒」("a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我們就看貴族院議場，並不是每位議員都有其席次，因為總會有人缺席，何必多設空位，就思過半矣。

卡爾先生見我的遊興正濃，於是再領我到附近的韋斯敏斯德教堂（Westminster Abbey）遊覽。這座我國通稱爲「西敏寺」的教堂也是「英國哥德式」的建築物，但因其爲於第十三世紀興造的教堂，故在結構和式樣上都與北歐大陸上的正統哥德式教堂比較接近，雖經多次增修，各部分還很配稱，富麗堂皇，穹窿的裝飾尤爲繁褥，金碧輝煌，染色玻璃鑲嵌的窗戶熠熠發幽光，使室內產生一種柔和而神秘的氣氛。這座教堂爲歷代帝王舉行加冕典禮的場所，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同時這裏也是英國歷史人物墓塚之所在，每一個英國人都以下葬於此爲至高無上的光榮。據說有一位英國政治家深受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的寵幸，將近退休時覬見女皇。女皇問他希望什麼賞賜，他率直報稱：「陛下治域，廣被四海，下臣所望者不過是六呎長，三呎寬的一塊小地而已。」女皇立即領會他之所指，是希望下葬於韋斯敏斯德教堂，於是答道：「卿的要求太奢了。」幾百年來，帝王將相，朱紫公侯，科學家，文學家，下葬於此，擠滿了每一個角落，大小不同，形狀各異，墓塚設計及石像雕刻，有的出自名家之手，爲美術精品，有的則爲匠人之作，竟有庸俗不堪寓目者。有資格在此下葬的大部份爲一時的顯赫人物，但也有僥倖而致的。例如有一處墓塚所葬的是一位年僅七歲零九個月的男童，這是因爲他的父親是一位內侍，兒子早夭，竟蒙恩寵賜葬於教堂之內，墓塚之上，大字標出內侍的姓名與官銜，其實他本人並無資格下葬於此，內侍的特寵橫行，莫甚於此。我這次初遊教堂，只能

採重點主義，選擇幾個特殊人物的墓塚看看，例如第十九世紀的兩位政治家狄斯瑞利 (Benjamin Disraeli) 和葛拉德士吞 (William Gladstone)，因為我讀過他們的傳記，約略知道他們的生平。在教堂裏漫步，我看到發明萬有引力定律者牛頓和發明進化論者達爾文的墓塚，這兩位是現代科學的巨人，值得在他們下葬之處流連片刻。教堂裏的墓塚雖然雜亂無章，但有一處稱為「詩人的角落」 (Poets' Corner)，在此下葬者多為文人墨客，如「英國詩的鼻祖」綽塞 (Geoffrey Chaucer)，詩劇大師莎士比亞，「失樂園」作者密爾頓 (John Milton)，田園詩人威斯威士 (William Wordsworth)，只是其中之佼佼者，身後在此都佔有一席之地。他們既有千秋萬歲名，身後却也並不寂寞，不像我國的陵闕和墳墓，散在四方，不久便都成了荒壇。莎士比亞的墓塚是他死後一百二十五年才建造的，兩腿交叉，作沉思狀，為一位著名的英國雕刻家希麥克士 (Peter Scheemakers) 所製，並不十分高明。莎士比亞墓塚正對面是嘉利克 (David Garrick) 的紀念碑。嘉利克以扮演莎士比亞劇本的角色，名重一時，紀念碑上有一精巧的大理石浮雕，狀其謝幕的姿態。嘉利克一生從事於演劇，他死了正是他舞臺生活的終結，理應謝幕，運思之深巧，令人心折。「詩人的角落」遊畢，轉而到無名英雄墓。這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將士而建的，石碑一片，下面藏有自法國運來的沙土，因為英軍大部分是在法國戰場上陣亡的，莊嚴肅穆，以悼國殤。

X X X X

倫敦經濟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爲英國有關社會科學的著名學府，名師輩出，他們的著作我讀過不少，這次只是前來看他們講學之所在。倫敦經濟學院是費邊社會主義 (Fabian Socialism) 的大本營，主張用漸進主義 (Gradualism) 推行社會主義，反對用暴力實現他們的理想。「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創立於第十九世紀末年，於一八八九年首次刊行「費邊文集」 (Fabian Essays)，轟動一時。最初的領導者爲貝姆 (Annie Besant) 夫人，以能雄辯著稱。這個時代執筆爲文者有韋伯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和蕭伯訥 (George Bernard Shaw)，文筆犀利，吸引了衆多的信徒。他們的言論激烈，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英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無情的抨擊，詆毀得體無完膚。在早年時期，韋伯、蕭伯訥等人所提倡的是用和平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想，還能切合英國人的胃口。一九一七年俄國布雪維克革命後，他們竟無視俄國革命之暴虐，放棄了原來的和平漸進的主張，盲目的爲蘇維埃共產主義作義務宣傳，韋伯夫婦後來於遊俄之後，著有「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的文化」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兩鉅冊，將蘇俄社會說成天堂一般，並且爲其罪惡強詞辯護，英國知識界爲之譁然。蕭伯訥是劇作家，以編滑稽劇本馳名於世。他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慨，對於社會問題無所不談，發爲荒誕不經的言論

以沽名釣譽。他對於戲劇確有天才，絕無疑問。正是因為他在這方面負有盛名，人們對他所發表有關社會問題的言論，亦予重視，實不可思議。蕭伯訥關於費邊社會主義，著有一書，題曰「向有智慧的婦女解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時講授「經濟理論」的教授會指定為課本之一，當時大家無不感覺愕然。後來才知這位教授本人就是社會主義者，並且曾以美國社會黨候選人競選哥倫布市市長。美國中西部本為保守主義的地帶，自然沒有當選。蕭伯訥的書妙語如珠，但根本便不够資格稱為學術論著，全篇信口雌黃，滿紙詭辭謬論，有的意見不但荒唐胡鬧，而且幼稚可憐。蕭伯訥和韋伯夫婦一樣，極力吹捧蘇俄共產主義，後來並且為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納粹主義辯護，文人之無行無恥，堪嘆觀止。

韋伯夫婦和蕭伯訥都是職業作家，不在大學任教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費邊社逐漸侵入倫敦大學，其經濟研究院浸假而成為其活動中心。集結在這裏的費邊主義者甚多，都是教授，在學術上赫赫有名，而利用杏壇作政治宣傳。姑以兩位為代表。

唐尼(Richard Henry Tawney)為經濟史專家，學富五車，早年和同道二人合編「英國經濟史資料選輯」(“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為習此科者主要的參考書

籍。他傳世之作爲一本小冊子，取名「貪得的社會」(“The Acquisitive Society”)，說明資本主義以爭利爲其動機，勞工大眾受資本家的壓迫與榨取，無所不用其極，故無道德的基礎，應爲人類所摒棄，而代之者則爲以「平等」爲出發點的社會主義，應廣予推行。唐尼的文筆犀利，如高山流水，一瀉千里，而立論則鋒銳而偏激。然而他之爲人則謙沖爲懷，望之如聖賢。一九三一年，他到中國遊歷，歸著「中國的土地與勞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本小冊子，批評中國的經濟社會，兼及教育制度，觀察精闢深入，立論一針見血。唐尼從來不曾研究過中國問題，更不通曉中國語文，在華居留不到一年，絕對說不上是「中國通」。然而他是有訓練的觀察家，故能在極短時間抓到問題的核心，所謂搔着癢處，都是因爲他有學問根底，不是一般所謂「中國專家」所能望其項背的。唐尼此書發刊後，洛陽紙貴，外國人之研究中國者無不奉爲經典，經過中譯之後，在我國亦享有廣大的讀者，歷久不衰，對於我國政府的經濟教育政策，也有相當的影響。我嘗想到外國人論中國的著作，汗牛充棟，有的出自新聞記者，有的出自久留中國的外國人士。這類書我一生看了不知幾百部，史實每多錯誤，議論似是而非，唯有唐尼的這一本「中國的土地與勞工」，最爲精彩，歷久彌新，實爲西洋人有關中國著作的一項奇跡。

拉斯基(Harold J. Laski)是倫敦經濟研究院最出風頭的角色，桃李滿天下，我國亦儘有之，

不斷爲他吹噓。拉斯基教授是政治學家，曾任費邊社幹事十餘年，歷任英、美、加拿大、蘇聯各國大學教席，其大本營則爲倫敦經濟研究院。他一生著作甚多，一般而言，尙具有學術價值，但並沒有什麼創見，他的生徒稱頌他爲政治學「權威」或「泰斗」等等，則是過甚其辭。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拉斯基教授曾到校作一連串的演講，所講的是英國內閣制度，我當然抓住這個機會前往聆聽，故也可以說是忝列門牆。拉斯基教授身材中等，是猶太裔的英國人，面部具有猶太民族的諸種特色，雙目炯炯有光。他講學的姿態很特別，身體直立講臺之上，絕不走動，雙手把握着衣襟，很少放下來。他的面部沒有表情，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五十分鐘結束，轉身便走，最怕學生和他糾纏。習政治學者大都讀過他的幾部著作，他的講演不過是將書中的大意重述一遍而已，沒有什麼特別精彩之處，盛名之下，使我頗爲失望。

拉斯基教授，於講學與著述之餘，也曾參加實際政治，出任過幾次公職，和英國勞工黨有深厚的淵源，多次參預該黨政綱的制訂。但是他始終是一位理論家，他謳歌英國的民選代議士制度，而他沒有勇氣競選代議士，也許怕的是萬一落選影響他的聲譽。他不斷的作宣傳，主持各種會議，發表意見，但沒有毅力貫徹他自己所提的方案，話講完了，他便轉而追求其他的目標。在理論上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他深知馬克思主義是英國人民所不能

接受的，但他不能主張仿效俄國實行武力革命，奪取政權。拉斯基篤愛英國的議會制度，內閣制度，認為是政治體制的極則，然而在這個政治體制下，他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是無由實行的，因為英國人民絕不可能用自由選舉的方式推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府，而他又不能主張打倒全部政制，實行暴力革命，來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政權。這是拉斯基思想體系中根本的矛盾，故鬱鬱不得志。他沒有唐尼的修養，不甘心只做一名教授，但他亦無由實行他的主張，他的著作亦沒有預期的影響，雖則他的聲名籍甚，門下出了許多學生，為他不斷的吹捧。

我到倫敦經濟學院參觀，在告示牌上發現有公開講演，夜間舉行，任何人都可以購票入座。我當即買了幾張票，按時前往聽講，其中一次正是拉斯基教授所講的英國內閣制度。那天晚上講堂裏坐了約二百人，佔滿了每一把椅子，其間有不少亞洲學生，印度學生似乎特別多。到時拉斯基教授蒞臨，徐步走上講臺，雙手把握着衣襟，便開口講學，一口氣講了五十分鐘，時間到了便下臺離去。這次他所講的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所聽到的，完全一樣，好像是在背誦同一篇講稿，真令我萬分惆悵，因為我好像重聽了一張留聲機唱片，一字不差。有了這次經驗，我才領悟到這位名教授亦不過一位教書匠而已。

以倫敦經濟研究院為中心的費邊社會主義在現代思想上發生了相當影響，其所發表的「費邊文集